

「別怕，先試試如何？」

葉永泉

談到古典音樂，一般人的第一個印象不外是深奧難懂，高不可攀，聽這種音樂太累了……事實上，這些理由成立的可能性只有一半，那是在我們未進入情況之前的一種錯覺。

不可否認的，每個人天性稟賦不同，物質與生理上的需要也不盡相似，加上後天環境的種種因素，對各種藝術喜好、品味也一定有所差別。雖然，聽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並沒有絕對的等級劃分，然而在一項調查統計資料顯示，喜愛古典音樂的人口中，有一半以上所從事的工作確實是比較傾向於縝密思考、鑽研性質的或與人文科學有關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這麼認為，假定你能接受並喜愛古典音樂，它將使你的心思變得較清晰、冷靜、沉着、有耐性。

聆賞古典音樂並沒有多了不起的困難，唯一的問題是，你必須用腦子思考，隨着它遨遊，泛起由衷的共鳴來舒爽你的情緒；至於想些什麼，那就因人、或因時、因地而異了。

舉個例子，當我們在聆賞史麥塔納的連篇交響詩「我的祖國」中的「莫爾島河」(VLTAVA)時，閉頭絃樂的撥絃聲和長笛一連串三連音所組成的聲響，也許會令我們想起午後西北雨豆大的雨滴打在溪流上的情景；而後由管絃樂交織而成的E小調旋律主題聲響，也許正是自己懷才不遇、鬱憤心情的寫照呢！中間一段的開展部(G大調)及最後一段再現部(E大調)的激昂雄壯的管絃大合奏則可能是雨過天晴，頓悟自勉，重新出發的激勵！！聽完整個曲子，彷彿心緒裡的

不平發洩有處，令人精神振奮。

當然，如果在欣賞這個曲子的時候正是你陶醉在昨天球賽勝利，贏得女友芳心的歡樂氣氛中，那麼整個欣賞的效果可能又變為豪氣萬丈，光榮驕傲的英雄情緒！

那麼，如何才能進入古典音樂的殿堂一窺奧秘？很抱歉，真的沒有什麼捷徑可提供，唯一的路徑就是時常接觸、聆賞它。前面已經提過，欣賞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(包括各式各樣的輕鬆音樂和歌曲)最大的不同點，就是前者多少需要用點心思才会有深切的感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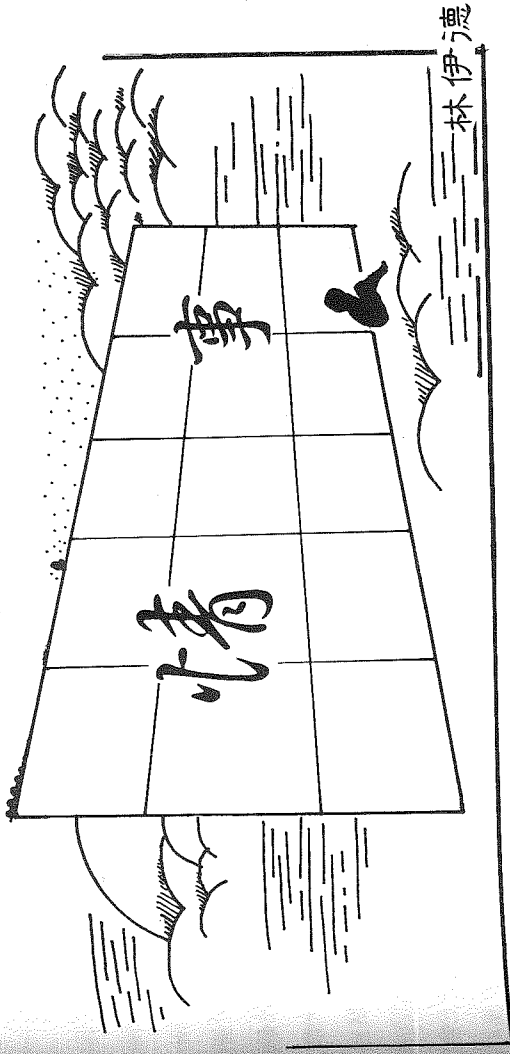
就筆者個人的欣賞觀點而言，覺得只要是好的，自己喜歡的聲音，不必在乎什麼種類的音樂，都有權利去享受。在長途開車、用餐時候或睡覺前，我也多半以輕鬆的演奏曲來伺候自己的耳朵。

單是古典音樂的領域就相當廣泛，從單項樂器的獨奏、各種重奏、小型室內樂到大型交響樂團演奏，以及各類聲樂曲和結合音樂、文學、舞蹈、戲劇的歌劇演出等等；這其中按照年代又可區分成巴洛克時期、古典時期、浪漫派時期，一直到近代各式各樣的新潮樂派……。在這麼豐富的音樂寶庫裡，各位可以有許多選擇，而找到你喜愛的聲響。

在科技昌明，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，欣賞古典音樂不再是少數的專利了。從一架簡單的收錄音機到一整套齊全的高級音樂，都是便捷的欣賞工具；加上坊間到處有售製作日益精良的唱片、錄音帶，FM廣播中也有許多欣賞性質的節目，這些都是很好的欣賞學習途徑。

在生活水準日益提高，聆賞環境漸趨改善的今天，愛樂的朋友，除了輕鬆的流行音樂外，試更能震撼心靈深處的古典音樂如何？

(作者現任職於臺灣省交響樂團)



林伊德

我來到這小鎮，是爲了赴A的邀請，他的表妹結婚，而對象是個褐色眼的瑞士佬，必須得找個翻譯來當新郎與泰山、水溝通的橋樑。由於時間的延遲，我到時早已是人散酒倒，只剩新郎與新娘，及其朋友的一桌，我被A延請到這桌來，生性醜陋的我慌張尋個位子坐下來，前頭的空間也立即被熱情的親戚以杯子及黃橙橙的液體所填滿，環顧四周是新娘的笑臉及一張不合襯的嘴，新郎的無所措帶白手套的手在酒席上四處夾起食物，一如工地的怪手，兩旁是新娘的朋友，三個不知如何表白而現出窮困笑容的女孩，及新郎的朋友，兩個不時以英文會談，而大笑不已的外國佬；A，這座橋樑，一直忙著，維持氣氛、翻譯及自我解困；這時，A立起身，同時也拉起我，向大家宣佈「這是我朋友，是遠從台中來的，他英文底子好，特地請他來做翻譯。」於是所有眼睛都射過來，有茫然、悵然及不知所以然，我忙舉杯，「乾杯，Bottom up。」而後一飲而盡，他們終於開始認識我了。「Are you a student?」其中一個叫Mike的美國佬問起，「Yes I am, I am in China Medical College', 'what your major?」I am a MT, medical technology, 他有些遲疑，後來會意了，「oh! We say medical

technologist in American?」Yeal?! No biclding?」他一如美國人的天真認真地點個頭，但有著那揶揄性的我卻是絲毫不放鬆，「Mike, Have you any attentint to many a chinese grill?」他沈思一會，「Yes if lady」我不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，可以「Could you tell we why?」You know, Your people have a uery special

character——You never complain」是嗎？我便常抱怨，還想問下去，卻被A的三舅打斷，這位長得小小的，有一幅奇怪臉的三舅，一來就與Mike幹上了，連乾三杯，害得新娘不知該怎麼辦，還是A聰明，叫他三舅來與我乾一杯「乾杯!少年仔」，有何不可呢？一飲而盡，不過，洋人在中國還是較醒目的，三舅還是找Mike Bottom up，飲完還一味叫著「Thank you so muck!」而且「much的尾音還提得特別高，十分有趣，有旁人要他不要亂來，他回答：「今日不要弄伊，以後就沒機會囉，反正伊也不知甚麼了。」他用台語大聲說，給大家都聽見也許正是他的用意，我不置可否笑笑，「Thank you so much」You are welcome so muck」Mike用美式幽默選了一句，後來三舅被叫到外頭跟人「拼酒」，也算解一場玩笑。新娘一直是嬌嬌地笑著，沈浸於

濃濃的幸福中，有時還夾起來茶齋餚起她那異國的丈夫，而這位新郎似乎是很適應中國的結婚禮俗，不時用酒來表達他的認同，當然我也在敬酒之列，“Have a child quickly！”這是我的祝福詞，想是極為無聊，不過他們夫婦還是接受了，時間就在這喝談中消逝，很快地A將回到南部的學府，而我……將何去何從，正當猶豫之際，A適切地邀請我到台南。當然，太陽如此大，我是會答應的；於前往車站的路上，A不知怎麼說：「我這表妹本來是準備“做”給我的，小時候我父母就講好。」我驚訝地回過頭望他，A一向爽朗，我想他等下一定會遺忘這一切，果不其然，「你可不要告訴旁人喔！」「反正，祝福她啦！」踏上火車的最後一刻，他深深地說：她本來是要“做”給我的，“嗚嗚”復與駛離小鎮，正前往台南。

台南，前清金台首府。如今，仍不改其風貌，保有一貫的神秘與古舊，行於這城市是不應有畏懼之心，因所有的事物早已披上淳厚樸質的外衣；承A的情，請我到這家斗棚式的豪華餐廳——“雙橡園”，推門進了，“歡迎光臨”此起彼落，選了個靠窗的位子，這才發現原來有個中庭，種滿了人工花草，“先生，你要什麼呢？”收回視線，看菜單，「黑胡椒豬排」絲毫不理會A心痛的眼神；他燃起根長壽煙，然後開講，「上星期六，曾到台大考生化研究所。不過，只考了一科國文就跑掉，後來無聊，去找我的老朋友，喔！不是你所說的那個，是在這之前。她，怎麼說，還是老樣子——一味對我好，不要求任何滴水之報，你知道，我立於鏡前整理頭髮，她從後方抱起，頭一直在背後摩擦，像個撒嬌的小女孩，我興起抱住她，吻頸項，吻得紅紅的，像蓋章，她嬌嗔怎

麼出去見人呢？把頭髮放下就可以了啊！還有上星期四，我在屏東的朋友帶個女的來台南，後來這女的要打電話給我，說要再次來台南，獨自，我當時推說要上台北，可是三十分鐘後，她再度打來說她也是準備上台北的，於是我又說不去；一小時，她已在我宿處前頭，帶了一箱蓮霧如看病，在我的房間談話至二點，一過便趕緊跑至隔壁呼呼睡覺”A說完，我也剛好吃光豬排，正要擦嘴，「看來你是走上桃花路了」，他不置可否，繼續吃青椒牛肉飯，「剛才在火車上，見到那兩個女子，好艷啊！要是她們現在用那雙熱灼灼的眼睛看我，我可能會過去抱她們呢！」頭一揚，意氣一揚，A再點一支煙火，「飯後一根煙，快樂似神仙」，「等下把L小姐找出來，你們也好久沒見面了」，我答應。L小姐是上次來台南A介紹給我認識，是A在舞會上結識，後來曾一起到塩水看蜂炮，A與L本是朋友，後來成「乾兄妹」；L到達時，我正在床上讀中國時報，「好久不見！」“Long time no see”。

「怎麼有空來台南？」
「想你啊！」嘴大如盆狀。
「說真的，我也很想你。」
「真的？」嘴大如鐘狀。
「喔！我帶來幾包瓜子，等下一齊啃著聊天。」
「好呀！」眼微睜，一臉飢渴狀。
A話很少，都是我跟L談，談天說將來，言無形講實際，瓜子殼堆起一座小山，幾隻螞蟻環繞以行，A後來說：「二點了，L，你該回去了。」

醒來已是日頭曬屁股，翻身而起，A仍甜甜，梳洗畢，就在椅上翻閱讀中國時報，「中共要求直接談判交還人機」「台北市警察局長

顏世錫引咎辭職」，「電子花車盛行於廟會」，前後讀了兩遍，A晏起，「幾點了？」「十點。」「啊！我早上有兩節課。」“This is ICRT, It's ten o'clock Now it's world news”，他大號回來，「下午我邀了L在“月光曲”，等下你先到那邊等，我去載她來。」“月光曲”是兩層樓的宮殿式建築，有點像“疤面煞星”裏的建築，蠻高貴的，正適合我這種身份光臨，一個躲在大學裏面的光桿漢；在二樓座位，正好可看到來往的人群，裏頭的服務小姐都是高挑，美麗而親切，不怎麼大方，因企圖問一位芳名時，她卻以微笑代替回答；不久A與L聯袂而來，點了菜，吃完菜，又開始聊天，A仍是沈默，漸漸我亦沈默，最後L也沈默，而整個大廳也沈默，靜得出奇，每個人看每個人，人心惶惶，逃冷而靜的場子入熱而雜的大道上，決定到成大去拍照以為A離校前的紀念，在路上A悄悄對我說：「昨夜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老朋友，我的一切都結束吧！對嗎？」對的，上天也會贊成的，我在想，世上愛情究竟是幾何，怎麼老解不開其中的謎，也許愛情本身就是一座迷宮，我們凡人去裏頭如老鼠般亂撞。而天，偉大的字宙操縱者，或者會撫掌而笑呢！匆匆拍了幾張相片，便又再度逃回咖啡shop，一樣的形，我們枯坐相對，後來A要求我講實話，我說不出，A便說為什麼不像從前所講的一樣說呢？喔！那是我說「A有一天，踩到狗屎」或者「有一天，A走路跌倒」類的荒涼笑話，以往A總會配合大聲朗笑，如今，是再也不能，因為一切都變了，我變得不再年輕，A也不再灑脫，時間，此刻是慢的，忍不住，就跟A以洗相片藉口逃走，在摩托車奔馳的路上，我問：「什麼時候上台北，你那部電影不是還未完成嗎

？」是的，但是我已不再是當初心思的我。現在，我最大的志願就是等徵兵了。」突然，我感傷起來，記得那時他，我還有W，一個台大電研社的朋友，在討論這部叫「情事」的小電影，那時是如何的熱烈，A把他多年的心得——內在與外在衝突都公佈出來，他說：「內在是個隱避的自我，所表現出外在的我並不一定來自遠隱避的我，外在與內在於這個論點上必有衝突，因之這部電影應以表現這主題為首。」接著A與W一直談論拍攝計畫，並開始著手寫分鏡表，及連結同學找場地，我記得我一直笑笑，笑個不停，如今，我卻感傷不停，匆匆完成洗相片的工作，已近六時了，我說I want to go home”於是三人又走向車站，夕陽好大，拉我們的影子好好長，打了票，A與L堅持要送我上車，沒輒，只有在車站長椅枯等，我覺得人大了是不是都會沈默異常，有像以前看過一本書「沈默不語」，封面是一個人被釘在十字架，那人緊閉著嘴；好不容易，車子來了，揮別他們，漸遠，一切的意象都遠了，我不知以後還會不會來台南？這城市充滿神秘及古舊，一如人心。

太陽已沒入地平綫，我再度回到台中，這城市充滿吵雜與新鮮的味道，一如外在的世界。

